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

八十五至
九十

編修_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七

列傳

宋

尤袤

謝諤

顏師魯

袁樞

李椿

劉儀鳳

張孝祥

李衡

王自中

家愿

楊恂

張綱

張大經

蔡洸

莫濛

劉悰

劉章

沈作賓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入太學以詞賦冠多
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為泰興令問民
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
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
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敵頽毀甚袤乃修
築已而金渝盟陷楊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吏民為立

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
召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
不求者遂除袁累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講先是張說自
閤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袁
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
罷相袁與秘書少監陳騏各與郡袁得台州前守趙汝
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袁成之袁命更築加高厚明年
大水正值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袁者帝疑之使人

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以奏帝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歲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表推行於諸部民無流殍累進直敷文閣江東提刑以梁克家薦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輪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

夏旱詔求闕失表上封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
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
怨闕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
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獻不時報而久繫
囚者怨幽枉不獲申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
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
所以感傷天和方今救災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
朝廷各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淳熙十四年冬十

月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典禮散失每有討論悉付之
表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高宗廟號從表所定
也時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表言於太子曰儲
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
多出權宜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權
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聽免
直學士孝宗嘗論人才表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
如王簡亦望收召帝曰然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

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帝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
諭大臣也是日諭表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為者
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表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
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表奏願謹初戒始攷攷
興念又奏凡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
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為戒復論官制謂
武臣諸司使八階為常調橫行十三階為要官選郡五
階為美職正任六階為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

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
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請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為議已
言者因以為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
太平州除煥章閣待詔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
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
令書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
正使轉橫行表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
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清寡欲保

毓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陳源除在京宮觀郎律庫
們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
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帝並聽納韓侂冑
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袁繳奏
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冑勲賢之後不宜
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袁復奏侂冑
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
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冑之求非所以為

摩厲之具也命遂格帝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袞上封
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
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托望勿憚
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宮侍御
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袞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
封駁不書黃耶律庫們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
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袞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
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

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帝震怒裂去後
奏付前二奏出表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
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表力言其濫乞
痛裁節帝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
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
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官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
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魚侍講上封事曰近
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

延一月陳源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之召尤為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時帝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勸帝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務察邪佞護善類贈金紫光祿大夫表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時目之為道學表死數年侂冑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

皆受其禍嘉定五年謚文簡子裴縣孫焞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
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未上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
尉條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
解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
州錄事參軍囚死者舊瘞以韎徃徃暴骨諤白郡取船
官棄材以棺斂之郡民陳氏僮竊其篋以逃有匿之者
陳訴於官詞過其實反為匿僮者所誣帥龔茂良怒欲

坐以罪謬為書白茂良陳氏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歲
大祲饑民萬餘求廩官吏罔措謬植五色旗分部給糶
頃刻而定知袁州分宜縣縣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
外又征緡錢二萬餘謬乃疏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除
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
減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謬里居時創義役法編
為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為便遷侍御
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嘗因進講論及邊事帝有

乘機會之諭諤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光宗
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妄費
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
史中丞會廢補闕拾遺官諤論其不可廢不聽權工部
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
國宮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為文倣歐
陽修曾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艮齋人稱艮
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艮齋者耶

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中擢進士第歷知莆田福清縣嘗決水利滯訟開陂洫綿四十里歲大侵發廩勸分有方而不過糴價船粟畢湊市糴更平鄭伯熊為常平使薦於朝帥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為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都人相驚師魯陞辭言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願詔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銷患未形帝韙其言

尋改使浙西役法敝甚細民至以鷄豚鬻榻折產力遇
役輒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寬
比限免代輸民便安之鹽課歲百餘萬本錢久不給亭
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搏帑緡盡償宿負戒
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課獨最帝謂執政曰儒生能辦事
如此予職直秘閣農民有墾曠土成田未及受租者姦
豪多為已利師魯奏但當正其租賦不應繩以盜種法
失勸農重本意奏可遂著為令入為監察御史遇事盡

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員闕
師魯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
鄘恥為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
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鄘為法今其人朋邪為途人所切
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為伍命乃
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
倖一紆郡綬皆培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
淳熙十年繇太府少卿為國子祭酒初帝諭執政擇老

成端重者表率太學故有是命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
穿鑿俾廉恥興而風俗厚師魯學行素孚規約率以身
先與諸生言孳孳以治己立誠為本藝尤異者必加獎
勸由是人知飭厲帝聞之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
甚肅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見師
魯猷規曰祖宗法度不可輕弛願始終持久自強不息
因言賜帶多濫應奉微勞皆得橫金如觀瞻何且臣下
非時之賜過於優隆梵舍不急之役亦加賜賚雖南帑

封樁不與大農經費然無功勞而槩與之是棄之也萬
一有為國制變禦侮建功立事者將何以旌寵之與尤
表鄭僑上議高宗廟號尋充遺留禮信使沿途宴設力
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花執射金主鑒其誠許之遷吏
部侍郎尋除尚書兼侍講屢抗章請老以龍圖閣直學
士知泉州臺諫侍從相繼拜疏引唐孔戣事以留行內
引奏言願親賢積學以崇聖德節情制欲以養清躬在
泉三年專以恤民寬屬邑為政始至即蠲舶貨諸商賈

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致仕紹熙四年卒年七十五師
魯自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
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
合而終翕然信服嘉泰二年賜諡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周必大劉珙皆期以
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
道七年為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輪對疏三事一論開
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夫

夫多虛誕僥榮利張說自閤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
學省同僚共論之帝雖容納而色不怡樞即求外補出
為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
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記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
良奏其書孝宗嘉歎他日問表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
帝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歷
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奸佞啓禍亂且曰
固有詐偽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

事于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遷太府丞
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
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
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
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
福願可否惟聽于國人毀譽不私于左右帝方銳意恢
復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讎臣
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

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嶽祠減臣僚薦舉定
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裡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
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
勸帝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
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
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
世公議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
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

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于淮
上非所以戒不虞瓜州新城專為退保金使過而指議
淮人聞而歎嗟誰為陛下建此策也遷軍器少監除提
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朋
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
不悅至是赴闕奏事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
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
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

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榛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賄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帝怒立罷世光樞以朝臣劾御史蓋僅見手詔權二部侍郎仍兼國子監祭酒俄有予郡之命既而以事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堤壞輒為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

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尋為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
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

椿字壽翁洺州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
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業殯佛寺深
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尋以父澤補迪功郎歷官至
國軍節度推官吏才精強人稱之張浚辟為制司準
差遣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視
水砦險要周密精審所助為多隆興元年春諸將有

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奏記
浚曰今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
議論不定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師出無功浚嘗歎
才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
則庶其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為勸之去明年
春浚出視師椿曰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
跡必危復申前說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
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監登聞鼓院請通判廬州召

對知鄂州請行墾田復戶數千明正其罪
刑獄獄未竟者一以平決之釋所疑數十百人奏罷昭
州金坑禁仕者毋市南物移湖北漕適歲大侵官強民
振糴且下其價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折強糴數而不遏
其直未幾米舟湊集價減十三每行部必前期戒吏具
州縣所當問事列為籍單車以行所至取吏卒備使令
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言事者請下諸道為式召為吏部
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是其說遂改法焉除樞密院檢

詳官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者因簽書
張說以間椿謂邕遠宜近故遷之豈無意今莫氏方橫
奈何道之以中國地里之近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
如法說怒椿因求去帝慰諭令安職遷左司復請外除
直龍圖閣湖南運使請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緡損民
稅折銀之直等十三事俱報可民刻石紀之除司農
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
二月歎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為

一年之蓄命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解去
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以言逆執
政出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纔
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帝悟為收前詔除吏部侍郎又
極言闍寺之盛曰自古宦官用事始則人畏之甚則人
惡之極則羣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
必有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
保其富貴門禁宮戒之外勿得預外事嚴禁士大夫兵

將官與之交通帝納疏袖中以入又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壓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以病請祠不許而請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太平州賜尚方珍劑以遣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列艦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上章請老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役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厚可倚命待制顯謨

閻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復酒稅法人以為便歲旱發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糶常平米二萬活數萬人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椿年十五歲避地南來貧無以為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巍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紹興二年登進士第後十年始赴調尉遂寧府之蓬溪監資州資陽縣酒稅為梁州榮

州掾二十七年起居郎趙遠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
宰執上其名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改國子監丞遷祕
書丞禮部員外郎所草牋奏以典雅稱孝宗受禪議上
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
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樂而
不作可也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
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為欽宗備禮終制
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武德以來皆

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乞候欽宗終制檢
舉以行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從厚竟用
栗議尋兼國史院編修官權秘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
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在朝十年每歸即匿其車騎高其
門戶客至無親疎皆不得見俸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
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
三年輔臣進前侍從當復職者帝曰劉儀鳳無罪可與
復集英殿修撰起知邛州改漢州果州罷歸淳熙二年

卒年六十六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蹭蹬一跌遂不振云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埴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埴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埴策皆秦檜語於是孝祥第一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使判官諭

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
孝祥擢第甫一年即召為秘書省正字奏乞總攬權綱
以盡更化之美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
己秦檜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
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歷審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
之遷校書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為起居舍人權中書
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為相擢孝祥甚
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為館職澈老成重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三百八十七

十九

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為御史中丞
首劾孝祥姦不在廬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
十莅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復集英殿
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
為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
迄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
為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

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
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
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帝嘉之除
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
建康留守改除敷文閣待詔留守如舊會金再侵邊孝
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復集賢
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復
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為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

以無事復待詔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歎孝祥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少之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幼善博誦為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

以敲朴迎合投劾而歸後知溧陽縣夏秋二稅以期日
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歷四年獄未嘗繫
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
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
如帥汪澈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入為監察御史
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加直秘閣
引年乞身帝累卻其奏除祕閣修撰致仕帝思其愚樸
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

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為人擇官改除起居郎章五上請老愈力仍以祕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為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聚書萬卷號曰樂庵卒年七十九

王自中字道甫溫州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繇是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附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

今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州分水令以樞密使王蘭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為籍田令又俾舉所知且嚮用矣以諫疏罷自中本韓彥古客王蘭既薦之帝大喜韓彥直彥質輩恐其為彥古報讎力請交結于自古而密達意近習謂自中受彥古賂伏闕上書薦彥古為相帝遣人物色其事中書舍人王信恒懼自中入臺將不利于王淮知彥直輩譖已行

亟請對探上意退即走白右正言蔣繼周繼周方敢劾
奏讀至受賂伏闕處帝曰卿可謂中其膏肓繼周奏臣
非不知孤蹤忤王簡但不敢曠職蓋欲併中簡以媚淮
帝但喜繼周善論事不知曲折如此出通判郢州道除
知光化軍改信州丁內艱服闋還朝光宗即位言者不
置主管冲佑觀起知郢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慶
元五年八月卒年六十

家愿字處厚眉山入父勤國慶厯嘉祐間與蘇軾轍兄

弟為友因王安石廢春秋學憤之著春秋新義愿弱冠
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廷策進士中
書侍郎李清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
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為言時門下侍郎蘇轍令愿誦所
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履考專主
熙寧元豐遂居下第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時為普
州樂至令應詔上言極論時政凡萬言其大要有十一
曰謹始以正本二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謹好惡以防小

人四曰審信任以辨君子五曰開言路以來直諫六曰
詳聽言以觀實事七曰破黨議以存至公八曰登碩德
以服天下九曰從寬厚以盡人才十曰崇名節以厚士
風疏上不報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
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時當改京秩迄
不改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李星出降赦黨禁解
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憑內侍勢
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

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
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臣王庶薦自代通判果
州靖康初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開封府工曹京城失
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
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防
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淳祐間愿曾
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愿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
書帝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愿同

郡楊恂丹陵人字信仲元豐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知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張綱字彥正潤州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徽宗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入對論君子小人涸滴小人得志邀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靡背本趨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法為法帝稱善論事與蔡京不合擠

之去主管玉局觀久之還故官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
前文字遷著作佐郎屯田司勳郎初朝議遣童貫蔡攸
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狀不報及金人入汴命綱分守
四壁旋解嚴詔登陴足月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
顧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為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
王進剽悍恣睢曹官以小過違忤遂釘手于門事間詔
綱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
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

法者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
數申提刑司歲終較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
舍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
浩監修國史著為令試給事中宗室令應特轉大中
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且自崇寧以來官職不循
資任致綱紀大壞今方丕變其俗奈何以令應故復違
舊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宣
撫使張俊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彥章

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俊愬於朝彥章坐免綱言
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隨流俗是能奉法守
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勸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玘劾綱
提舉太平觀進薇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綱卧
家二十年檜死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講言比年監司資
淺望輕請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
為之庶位望既重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時以彗出
求言綱奏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權吏部尚

書除參知政事高宗頻諭輔臣寬恤民力蓋懲秦檜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昭知上德意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命所在州郡恒存問仍賜羊酒卒年八十四初謚文定特賜曰章簡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紹興十五年中進士第宰吉之龍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時雨

淮監司帥守多興事邀功大經獨以平易近民民咸德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他路有巨豪犯法獄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挾權勢求脫大經卒正其罪孝宗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八獨可大經遂除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諸路荒政不實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飭大臣俾百官輸忠讜修厥職外之監司守臣察貧理冤去苛政寬民力帝皆嘉納因論近習韓

侯薦士將恐無廉恥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又論宦者
董璉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閭羅帝然之
即依奏鑄罷竄南康軍除侍御史嘗言士風未厚吏治
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願察公正明
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靡然洗濯一歸
於正又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帝納其言即
選四寺丞同時臨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請通漕臣
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待

嚴賊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
謁而通孤寒秋旱求言大經言民力竭而愁歎多軍士
貧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間絹帛多折其估
米粟過收其贏闕市苛征權酷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
倖之門營利自豐素召衆怨教閱滅裂軍容不整且近
習甲第名園越法踰制別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
以濟欲願陛下疎斥儉腐抑絕倖門垂意人主之職責
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事必有能辦之者除禮部尚

書兼侍讀屢請祠帝曰卿公廉必能為朕牧民以薇猷
閣學士知建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
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寧宗即位進正議大夫
降詔撫問慶元四年七月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
夫諡簡肅

蔡洸字子平其先興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徙
雪川父仲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
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為刑部郎徙度支以戶部郎

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
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
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
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渾我不奪
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稅戶客戶輸丁
各異請為一體不得自為同異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
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絹起發公私皆便帝嘉納
以戶部侍郎召試吏部尚書移戶部未幾求去除徽猷

閣學士知寧國府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沈事親孝曾祖襄未易名力請于朝賜諡忠惠所得俸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橐無餘資至售所賜銀鞍韉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莫濛字子濛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至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賊敗朝廷命濛往鞫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熺鄭時中受子華賂計直數千緡還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連坐者數百人久

不決命濛治之濛察最可疑者留於獄出餘人為耳目
以蹤跡之約三日復來遂得其實繫者乃得釋黃州倅
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窮竟既至咸以冤告濛命
囚去桎梏引倅至庭詢竊發之由鬥敵之所遠近時日
悉皆牴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除戶
部員外郎朝廷遣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場帝語之曰
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
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收及貧民

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謀知金渝盟郡乏舟衆
以為慮濛力為辦集及敵犯境民賴以濟時餉餽急除
淮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右司諫梁仲敏劾其慢
命罷官勒停宣諭使汪澈為言復舊職除湖北轉運判
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陛辭上
以城圯命濛增築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學士大理
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
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

樂金遣人趣赴濠堅執不從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于官年六十一贈奉正大夫

周淙字彥廣湖州長興人父需官至左中奉大夫宣和間淙以父任為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命守滁陽未赴移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為立約束結保伍金海陵傾國南侵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祕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進取

虹縣中原之民翕然來歸淙計口給食行者攜以牛酒
至者處以室廬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淙謀輒稱歎且
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浚入朝悉陳其狀進
直徽猷閣帥維揚會錢端禮以尚書宣諭淮東復以淙
薦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
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帝亦專以屬淙屢賜親
札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
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貴近奢靡條上禁止

十五事帝嘉納之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請疏浚工畢除祕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帝念之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魏王出鎮移守婺州明年春復奉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劉章字文孺衢州龍游人通小戴禮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試第一授鎮江軍簽判是冬入省為正字明年遷祕書郎兼普安思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事王

邨四歲受知孝宗自此始秦檜當國嘽不附已風言者
媒孽其罪出倅筠州檜死召為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
院文字兼玉牒檢討官擢祕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除
權工部侍郎俄兼吏部兼侍講御史論章使胥長買絹
高宗愕然曰劉章必無是事御史執不已罷提舉崇道
觀起居郎王佐訟其冤亦坐絀起知信州未久復請祠
孝宗受禪命知漳州為諫議大夫王大寶所格尋除祕
閣修撰敷文閣待詔召提舉佑聖觀兼侍讀遂拜禮部

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刪去道釋符瑞志大畧以為非春秋法朝廷議經畧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譖之彥端懼帝以問章對曰議論不同或者有之彥端獲免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告歸以顯謨閣學士食祠祿淳熙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當陞辭帝問章安否旋遣閣門祇候宣問拜端明殿學士賜銀絹四百疋四年上表告老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曰靖文

沈作賓字賓王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監饒州永平
監冶鑄又承詔造鴈翎刀稱旨連進兩資中刑法科歷
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為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
帥守邱寔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濟以寬秩滿
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徭役更酒政決
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
守嫉其勝已巧媒孽之罷去民為立留賢碑除大理正
以親嫌改太府丞遷刑部郎慶元初歷官至淮南轉運

判官以治辦聞直華文閣累擢至太府卿以直龍圖閣
帥浙東知紹興府入對奏徽州南康軍月椿不如期朝
廷科降額比年曰權免一次來年督促如初適足啓吏
奸重民害乞明詔示又楚州武鋒一軍已招三千五百
餘人朝廷初欲減戍數年未就紀律一主將望輕二郡
守節制不為禮三訓練不盡其能願領本州少假借責
之練習期以歲月考其績而黜陟之帝嘉納韓侂胄方
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治之又論紹興府

和買事語在食貨志除兩浙轉運副使權工部侍郎繼
兼戶部侍郎奏請修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故事復敕令
所刪修官五員以待選人有才者又乞申嚴保伍法以
言者罷歸起知鎮江府除集英殿修撰改知寧國府除
寶謨閣待制知潭州除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奏湖
北當儲粟湖南當增兵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
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
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錫衣物又得強勇者幾千人置

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市井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為戶部侍郎軍興以來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通負杞吏姦閏三月即有半年之儲充館伴使兼權工部尚書除權戶部尚書以母憂解服闋授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寧

府入覲乞申嚴詭戶之禁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內南康南安龍泉三縣逼近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秀州北鄉蓮塘并永新縣之勝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詣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為廂軍在郡搏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搃師半隸本府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于家贈金

紫光祿大夫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八

列傳

宋

九十二

周必大

留正

胡晉臣

趙汝愚

子崇憲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祖誥宣和中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少英特父死

鞠於母家母親督課之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徽州戶
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名試館職高
宗曰掌制手也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除監
察御史孝宗踐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帝曰朕舊見卿
文其以近作進帝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為分章析
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
記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修月進迺命必大兼編
類聖政所詳定官又兼權中書舍人侍經筵嘗論邊事

帝以蜀為憂對曰蜀民久困願詔撫諭事定宜寬其賦
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倖金索
講和時舊禮必大條奏請正敵國之名金為之屈曾覲
龍大淵得幸臺諫交彈之並遷知閣門事必大與金安
節不書黃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
貶獨於二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旬日申前命
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
刑獄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為一籍藏

禁中備緩急之用除祕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
鄭聞草必大制帝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
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
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
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
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
之不可有輕儒名帝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德壽
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文表稱嗣皇帝為未安按建

炎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
議遂定趙雄使金賫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略謂
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帝褒之曰未
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兼權兵
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
司郡守以補郎官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
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
帝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

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必大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修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帝善其言為單二獎江湖旱請捐南庫錢二十萬代民輸帝嘉之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

昨舉朝以為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
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帝批王
囑疾速譔入濟必大予宮觀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
除温州必大除建寧府濟被命即出必大至豐城稱疾
而歸濟聞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久之除敷
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勞之
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
詹事奏言太宗儲才為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為治

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靖康之禍秦檜忌刻
逐人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閑暇之日帝日御毬
場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屬
在聖躬願自愛帝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衡之變
乎正以讐耻未雪不欲自逸爾升兼侍讀改吏部侍郎
除翰林學士久雨奏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
部議優恤內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
與臣甚危之帝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

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乞歸弗許
工欲召人與之分職因問呂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
養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進吏部兼承旨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園丘合宮
互舉之議必大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
一時詞臣之冠除參知政事帝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
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
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

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
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久早手詔求言宰相
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賑濟何以應之約必大同奏必
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有介椒
房之援求為郎者帝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
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
日臣等自當執奏帝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
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帝曰此任責

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
差鎮江一軍五千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
後增必致敵疑揚州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
千與鎮江五千同戍郭杲請移荆南軍萬二千永屯襄
陽必大言襄陽固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
人帝諭以金既還上京且分諸子出鎮將若何必大言
敵恟疑虛喝正恐我先動當鎮之以靜惟邊將不可不
精擇拜樞密使帝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他人不

能也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
敢容私勑諸軍點式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金州謀
帥必大曰與其私舉不若明揚令侍從管軍薦舉或傳
大石林牙將加兵於金呼魯大王分據工京邊臣結約
夏國必大皆屏不省勸帝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
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
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秀州
乞減大軍總制錢二萬吏請勘當必大曰此豈勘當時

耶立蠲之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
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
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升遐議用顯仁
例遣三使詣金必大謂今昔事殊不當畏敵曲徇止之
賀正使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書必大執不可遂
為縞素服就帷幄引見十五年思陵發引援熙陵呂端
故事請行乃攝太傅為山陵使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
一月留身乞去帝獎勞再三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

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
至倦勤帝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
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
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
札辛卯命留身議定二月壬戌又命預草詔專以奉几
筵侍東朝為意拜左丞相許國公參政留正拜右丞相
壬子上始以內禪意諭二府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光
宗即位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

國公李獻草二相制抑揚不同帝召獻令帖麻改定既而斥獻予郡必大求去何澹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為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遂以少保克醴泉觀使判隆興府不赴復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復大觀文坐所舉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辭除醴泉觀使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先

是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冑逐陳自強以必大代之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偽徒私植黨與詔降為少保自慶元以後侂冑之黨立偽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為罪首二年復少傅四年卒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諡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為文記

之一子綸

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六世祖從效事太祖為清遠
軍節度使封鄂國公正紹興十三年第進士授南恩州
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正言在法劫
盜賊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餌利率身陷重辟請鏤
梓海上使戶知之民始知避用茂良薦赴都堂審察宰
相虞允文復薦于帝得對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備祖宗
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為備至敵人長

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歎書劄中
要語下三省施行知循州陞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
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之變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
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帝益喜明日諭輔臣留正奏事
議論耿耿可與職事官除軍器監簿歷官考功郎官太
常諡業義問恭簡正覆諡言義問將兵出疆不知敵人
情偽及金侵邊督視寡謀幾至敗事下太常更議時論
譴之擢起居舍人尋權中書舍人光宗自東宮朝顧見

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迺請于帝兼太子左
諭德正言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
之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張說
子薦往視鎮江戰艦挾勢遊觀沉舟溺卒除知閣門事
樞密副承旨正封還詞頭洪邦直除御史正言邦直為
邑人所訟不宜任風憲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
相陛下志在恢復而相位不能任輔贊望精選人才與
圖大計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直學士出知紹興府侍

御史范仲芑劾前帥贓六十萬有詔覈責正明其非辜
御史怒并劾正降顯謨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尋復
職知贛州奏減上供米不報及為相蠲一萬八千石知
隆興府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平
西蜀折租價歲減酒課三十八萬乾道初羌渡河據安
靜砦侵漢地幾百里正密授諸將方略擒其渠以歸盡
俘其黨羌平進敷文閣學士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
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簾人服其清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意
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參決侍立帝顧謂太子曰
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主管左右春坊姜特立以隨
龍恩擢知閣門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
逐帝意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
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
之帝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
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

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用黃裳為皇子嘉王
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
牆外非便宜令蚤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
甚順檢漢文帝紀及本朝真宗仁宗典故并呂誨張方
平兩奏節其要語繳奏帝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間
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帝疾
浸平正乞歸政不許初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至
是朝廷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

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宙行及吳挺
死韓侂胄為吳氏地使吳曦世襲正力請留曦環衛遣
張詔代挺後數歲曦入蜀卒稔變壽皇聖政成進少保
封衛國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帝不納
復執奏曰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
憑內援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
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帝批成命已行朕
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近年不知

何人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壹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冊寶以正為禮儀使攝太傅於是帝遣左司徐誼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日冊寶禮成拜少傅封魯國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

數請車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
殿門正退上疏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
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
付學士院降詔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
之始懼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末曰願陛下
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正始議以上
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
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時從臣鄭湜奏與正同既而趙

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

必難處論既違以肩輿逃去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

光宗於壽皇生不能視疾歿不能執喪孝道虧而天理絕實無辭以謝天下留正身為宰輔不請其力疾臨決以盡禮而請其早正儲位以釋謗已味於重輕先後之權衡乃見御札念欲退閒之語遽爾大懼伴仆請老止園獨善其身而置國事如未務大臣進退之節若此亦奚足稱史冊尚過為褒乎豈復知大義耶

及嘉王即位

尊皇帝為太上皇帝以正為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

出憲聖命速宣押時汝愚亦以為請帝親札遣使召正

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

郎而正復相入賀且請車駕一出慰都人心及定壽康
宮南向撤去新增禁旅詔悉從之進少傅屢辭不拜
奏言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
不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韓侂冑浸謀預政數詣都
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冑怒而
退會經筵晚講賜坐正執奏以為非帝不憚侍御史黃
度論馬大同罪正擬度補外帝知其情除度右正言正
請推恩隨龍人帝曰朕未見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積數

事失帝意侂冑從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諫議大夫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進入宣付史館復觀文殿大學士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為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為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奎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事中謝源明封

還錄黃量移南劍州再許自便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上章乞納祿詔復元官職致仕又以御史林采言依舊官光祿大夫致仕俄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七月卒年七十八贈太師寶慶三年謚忠宣子恭丙端孫元英元剛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為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赴行在

入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為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帝覽奏色動晉臣口陳甚悉至論及兩稅折變帝首肯久之趙雄時秉政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翼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即條具大者以聞帝感悟自是近習嚴憚晉臣以親

年高求外補知漢州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見曰選將帥廣常平治渠堰更銓法通楮幣帝謂輔臣曰胡晉臣言可行除度支郎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與熹論易不合因奏熹不即受印為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光宗嗣位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以裁濫恩惜名器為重內降持不下帝嘉其有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正謝日帝命條上軍政利害既而朝重華宮孝

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愜朕意聞外庭亦無異
詞晉臣拜謝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帝自南郊
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
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
消朋黨啟沃剴切彌縫密人無知者未幾卒于位贈
資政殿學士諡文靖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
父善應字彥遠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純孝篤行

稱古君子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
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
職除祕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
策遷校書郎知閣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事汝愚不往
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即日歸因自劾帝不
加罪遷著作郎知信州累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
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
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

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
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
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
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閣王抃招
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陞辭言國事
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漸
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為
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尤

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
潭州辭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
為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
即位為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
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
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
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光宗常以五日一朝
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

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為憂汝愚往復規諫帝
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
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
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
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
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
策譏訕祖宗又不報汝愚力辭帝為徙義端軍器監給
事中黃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

於天性義端實忌賢不可不黜帝乃黜義端補郡汝愚
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
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
今陛下過重華留正復相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
心不敢安帝遂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光宗
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
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
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帝詣重華宮侍疾從

臣臺諫繼入閣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
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
云宰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侂
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
押汝愚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闔扣宰執
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帝疑或不出視朝持
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
帝乃許過北內至日是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

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

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瑄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風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于庭密為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果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

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
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果因繆曰郭果
儻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
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
屏後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
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琚之議
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
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

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冑遂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闕禮見而問之侂冑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

三思憲聖問伋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
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伋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
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伋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
陳駿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
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
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禪祭羣臣
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
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為太子以

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
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
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
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
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
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
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
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

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
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喻之憲聖乃命皇子即
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
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
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
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班帝衰服出
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
禪祭禮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

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是月帝命汝愚兼權參知

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

不拜日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先寧授受事出非常廢立之嫌實所不免觀汝愚之對
佗胄及其拜右相謂不幸處君臣之變豈敢言功頗謂明
於大義然口雖不自居功而於爪牙之臣則謂當推賞是
於定策二字豈盡釋然於前中而當時物論紛紜皆以汝
愚功在社稷不免推崇太過異日姦人構陷
至稱其實有異謀禍源未必不萌於此也乃命以特進

為樞密使

按責耳集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藝
祖載諸太廟獨趙忠定特出此典故隨筆

云不受相祿
而除樞密使

汝愚又辭特進孝宗將攢宮非永制欲改

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冑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
汝愚為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
本倚正共事怒侂冑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冑慙忿
簽書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冑終不
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
熹進對以為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
曰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
為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冑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講

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
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
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
遽出內批除熹宮觀汝愚袖批還帝且諫且拜侂冑
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
冑竊弄威福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
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既而內批龜年與郡
侂冑勢益張侂冑恃功為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為

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為人疎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達
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
不願與侂冑合謀陞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為汝
愚之黨帝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冑密
諭中司令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為察
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冑之人會黃裳羅點卒
侂冑又擢其黨京鏜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
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玠起居郎劉光祖

各先後斥去羣儉和附疾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
矣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
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冑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為
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
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
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
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
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

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黯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為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衍林仲麟將傳徐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

汝愚位樞府揔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
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
仇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
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
乘龍授鼎假夢為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
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
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為言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來龍授鼎幻想不經汝愚果有此妖夢胡紘輩又孰從而知之蓋必自經傳述以為翼寧宗素服即位之驗故姦

徒得執為左證勅其假夢為符耳大臣不幸處危疑之間不自知危懼轉修談定策之術所見已乖正道則其費禍不得謂非自取也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

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仇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鏐所窘暴卒天下聞而冤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

次第行之未果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疏食思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為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為相亦然汝愚既沒黨禁寢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冑誅盡復元官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

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帝謂執政曰此汝愚
子即前科取應第一人者崇憲初仕為保義即監饒州
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汝愚帥蜀辟書寫
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岳廟汝
愚既貶死海內憤鬱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
官職多勸以仕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奉行荒政所活
甚衆升藉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
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為

先臣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耻之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為冒濫先臣復官賜諡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罔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

臣為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為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為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厯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未幾贈汝愚太師封沂國公擢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祕書郎辭弗許尋為著

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媿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愼餘黨窺伺之萌皆

懇懇為上言之請外知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憲疏于
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儲之以備歲儉瑞昌民
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為一十七萬有奇皆困不能償死
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從崇憲
歎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
之受賜者千餘家刻石紀事修陂塘以廣溉灌凡數千
所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遷轉運判
官仍兼帥事初汝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

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寢移為它用崇憲至尋
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為賞罰棄兇於道
者亦收鞠之社倉久敝訪其利害而更張之以兵部郎中
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祕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
撫使靜江之屬邑十地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荔浦之
賦獨倍自張栻奏減之餘人猶以為病崇憲請再加蠲
減詔遞損有差劾瓊守非才激恭峒之變改辟能者代
其任有羅蔓峒者仍歲寇鈔為暴實民何嚮父子陰誘

導之崇憲寘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
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懲先是
部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
半之崇憲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迺於其地各置
兵如戍兵之數而歛戍者以歸邕為邊要害地自狄青
平儂智高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峒日彊
崇憲條上其議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也崇憲天性
篤孝能守家法所至以惠政聞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八